

绝 路

1240.7
57
社会纪实小说

绿色行宫

盛李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绿色行宫

盛 李 著

责任编辑：张 磊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75

插页：2

字数：293,000

版次：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24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534-0/I·470

定价：5.3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吴泰昌

在沪上我熟悉的一批活跃的青年记者中，盛李是沉着干练、成绩耀眼的一位。一九八〇年他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民晚报》工作。十年左右，他发表了不少具有轰动效应的政治和社会新闻。前不久，他追踪采写的有关蒋纬国和金定国先生情谊的独家新闻，在海峡两岸激起了强烈反响，作为记者的敏感和才情很受到人们的赞赏。

同不少同行一样，盛李也早早地染上了文学创作的爱好。一九八五年，他就开始发表小说。五、六年间，陆续在全国和地方期刊上发表中短篇，其中部分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和海外报刊选载，也接连获取过这种或那种文学奖。这些情况未必能完全准确地反映盛李小说的自身价值，但至少可以说明，他的为数不算多的小说成果已经在读者和文坛上引起了一定的注视。也许由于盛李在新闻写作上的名声出众，容易使人对他的业余创作的小说容易和艺术上所显示出来的特色认真看待不够。这点不公正，在生活中本来是常有的事。当我集中阅读了他即将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时，我以为这点不公正确实是种遗憾。

盛李最初发表的几篇纪实小说《绿色行宫》、《七彩大肉宴》、《魂断阿拉伯海》等，可以说是他跑新闻的副产品。他接触到、认真采访到一些新怪的、满溢社会内涵的感人的素材，他感到用新闻报道的方式不便或不能尽意诉述，而他又舍不得丢弃这些自己感兴趣、激动了自己并自信读者也同样会感兴趣会被激动的素材，于是他想起了相对来说表达抒发较为自由的小说这种形式。比如《绿色行宫》这篇纪实小说，就是他采访英国女皇访华的意外收获。这篇作品发表后，共被海内外十多家报刊转载。题材的重大、奇特，是纪实小说赢得读者喜爱的一个主要原因。盛李善于理解社会和读者的心理，他在同类的纪实小说创作中，在题材的选择上注重开拓。写历史名人和重大的历史事迹，盛李提供出来的是独家的一面。即便是他独自发现和掌握的素材，他也不愿意平铺直叙巨细无遗地端出来，他为了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着意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素材进行再度的概括和提炼，并进行大胆的取舍和创造。因而留给读者的往往是如实和奇特相融的浓重感觉。盛李近两年又写了一些塑造平民百姓、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说，如《灶娘》、《死亡角》、《瞄准镜里的十字》、《黄昏钟声》等。在这类写所谓“小”题材的作品中，盛李也能将平淡的故事编造得有声有色，情节也大起大落，刻意渲染大都市的斑斓色彩，细腻描绘普通人盎然的生活情趣。读盛李的这些小说，同读他的写所谓“大”题材的纪实小说，同样会留下如实和奇特相融的浓重感觉。

盛李小说创作的这一鲜明特色，与他对生活的敏感和较为丰富的人生体验直接有关。他既有为抢一则新闻苦战几天几夜的冲劲，也有为驯养一只鹅哥会说普通话、上海话、宁

波话的情致与耐心。如果他在创作时能将自己激动不已甚或有点偏激的情绪稍加抑制，更冷静、更潜心、更从容地处理好创作的各个环节，写出更多题材不一、容易厚实、更具艺术个性的小说来是毫不困难的。

一九九一年二月写于北京寓所

目 录

序	吴泰昌 1
灶娘	1
死亡角	72
瞄准镜里的十字	105
黄昏钟声	121
荒漠死囚	137
野蔷薇	165
垃圾小姐	191
魂断阿拉伯海	223
七彩大肉宴	254
首席导演	298
绿色行宫	383

灶 娘

灶娘起床时，天还墨墨黑。她摸索着木扶梯走下小阁楼，拉动店堂里的日光灯开关。

灶娘忙碌起来。开灶烧水，掸尘扫地，洗茶壶涮茶盅。头锅水突突滚起时，茶客们像踩着标准钟似的，前脚后脚，纷纷踏进门来，哗啦啦一圈坐定。他们都是老茶客，讲茶道，懂规矩。此刻，一个个闷声不响，闭目养神，等灶娘沏茶。

灶娘姓杨名玉英，三十上下的女人，有一种惊人的妖艳。灶娘就像长足了莲藕，洁白细嫩，榨得出一汪水来。她眼梢微吊，一对眼睛就显得不那么安份。尤其是从眼梢里望人的时候，一本正经的人也给她看出点邪气来。若是叽叽咯咯地笑着，茶水店里就像插进一朵野菊花，丝丝瓣瓣无比动人。

灶娘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独自经营这旧气十足的老虎茶水店。店堂单开门面，东边砌个烧水大灶头，占去不少地方，余下部分摆有三张旧得不能再旧的八仙桌，茶客进出

人碰人，透着一股拥挤的热闹。朝南正墙之上，挂有这样一联：求名忙，求利忙，忙里偷闲，老虎灶去；为工苦，为商苦，苦中作乐，沏壶茶来。

茶来了。灶娘手托红木茶盘，盘中一色紫砂梨皮壶和青花瓷盅。她将一壶壶热茶端上桌，边亮出一副脆生生的好嗓门，喊着“夏先生——浓茶！”“淡茶——张先生！”……瓷盅套在茶壶嘴上，晃荡着象只倒挂金钟。那壶和盅上，各贴有一小方橡皮胶布，写着张三李四王五马六的姓数。老茶客吃茶家什都是专用的，谁的壶沏什么味道的茶，全在灶娘心里，决计不会弄错。灶娘从小生活在老虎灶里，跟着她阿爸学手艺，灶头功夫堪称一流。她沏出茶来，浓像咖啡，淡似湖水，清香扑鼻，呷一口回味无穷。所以，远近茶客都喜欢来她店里吃早茶，特别是那班老瘾头茶客，

老茶客吃头交茶，历来讲究章法。灶娘上完茶后，店堂里马上刹刹静。众茶客像做桩啥大事情一样，一个个提壶斟茶，举盅细品，一小口一小口地往肚里咽。吃去半盅，再满上，然后轻搁桌上。做这番动作时，旁人不管有事没事，绝不能打搅，不然等于坏了茶道。碰到火气大的茶客，势必翻面孔骂山门。甚至还有当场将盅里吃剩的茶水，泼你一头一面。这当儿，众茶客闷声不响，吃得极为专注，一个个象菩萨似的安然。灶娘看着他们的神情，眉宇间也溢出一种品茗似的味道，仿佛一早的忙碌，都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灶娘的每个早晨都是这么开始的。

然而，在今天的这个时辰，出事了。

一辆红蓝白相间的三菱警车，拉着凄厉的警笛，驶抵老虎灶门口。车停后，跳出一帮警察，个个手持电警棍，团团

围住老虎灶，将前门后窗堵得水泄不通。众茶客见状又惊又怕，走也不是坐也不成。店堂原本就拥挤，一下子竖起那么多汉子，你轧我挤，手脚全不生眼睛，这里碰倒热水瓶，那头打碎茶壶和瓷盅，唏哩哗啦一片混乱。

“乱什么！”当先冲进店堂的警察，很威风地舞着电警棍，横眉冷对地吆喝：“统统坐好！！”

众茶客噤若寒蝉，重新落座，心里可是愈发慌张，谁晓得一大早怎么会碰上这一档事情来。其中，夏先生、张先生等几个古玩玉器藏家更是虚汗直淌，面孔青一阵白一阵，大气不出。平日他们常在老虎灶里交换藏品，虽然少有犯禁的稀世珍宝，但因法律不允，总不免有些鬼头鬼脑。灶娘瞧这光景，也替他们几位担着一份心。于是，她壮着胆子，拿出阿庆嫂似的看家本领，拎着一铜吊突突滚滚的开水迎上前去，笑嘻嘻地问警察：

“沏壶茶怎么样？我请客。”

警察根本不搭她的腔，甚至连瞅都不瞅她一眼，一副阶级斗争面孔，象拍X光一样对着茶客们一个个扫过去。

灶娘知趣地不响了。转身，将铜吊稳稳当当地搁回灶头。谁知，两名警察猛然从她身后扑来，一左一右将她双臂捉牢。她失声惊叫，随后，拼命反抗，两只脚乱踢乱蹬。警察架住她不肯松手。情急之中，灶娘使上一口皓齿，在警察的手背上狠狠地刻下印记。警察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女人，火气陡升，来了一顿正当防卫，将她打倒在地。灶娘干脆泼到底，横在水门汀地上，叫救命骂山门，又哭又嚎，翻来滚去，上衣钮扣也蹦脱了好几粒。

“我要去告你们！你们这些三六九凭什么捉我！”

平日里，茶客们也只在嘴唇上领教灶娘的野劲，此时见她动了真格的，全看得发痴。大眼瞪小眼的，心里就是想拉她一把，也没有一个敢挺身而出。这班茶客一个个老于世故，门槛精着呢，钉头碰铁头的事情，哪个肯做？思来想去，反倒转出这么一个念头：警察捉灶娘，终归捏牢她什么把柄了吧？这女人，生来就不是一副太太平平的相貌。去年故世的，一位茶客因为得罪过她，他留下的茶壶竟被她当夜壶。眼皮底下，她又和老公吵吵打打，闹着离婚官司。相骂声中，茶客们听出灶娘好象还有什么风流韵事。天晓得是在哪条道上失手，一头撞到局子里去了呢。于是，老茶客们索性做起缩头乌龟，等着看白戏。

灶娘赖在地上伤心得没趣，咬牙切齿地看着呆若木鸡的茶客，眼梢吊得半天高。好像不恨警察冤枉她，反而恨透这帮没良心的东西。

此时，她身边又围上三个警察，五条汉子对付一个女人，犹如五只指头捏田螺。灶娘被拉直手脚，僵尸鬼似的朝警车去了。

“慢——！”

突然，茶客里站出一个人来。此人姓陆，着一身工装，脑门顶上光秃秃的，六十来岁，勾鼻利眼，看上去很精明。往日他不喜欢与人搭讪，没想事到临头倒敢做出头鸟。众茶客不觉对他刮目相看

“捉人要有凭据，你们应该拿出来亮亮相嘛。”

老陆不紧不慢笃悠悠地说。但此话字字都在理上，茶客中也有几个跟着壮胆，“哎，拿证据出来！”“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捉人！”警察只好放下灶娘的手脚，嫌麻烦，极不情

愿地出示了逮捕证。白纸黑字，写的正是灶娘的名字：杨玉英。

“怎么样？！”警察魁劲十足，根本不把老陆摆在眼里。

老陆也不示弱。他又责问说：“捉人就可以打人？你们就是这样执法的？！”

“操那，老骨头死到一边去！”

警察骂骂咧咧，出手猛推老陆一记。不想老陆象根入地木头桩，身体动也不动，反将警察弹出一筋斗。这还了得？马上，三根电警棍同时击向老陆，分取上中下三路。他本领再高强，怎么抵挡得住高压静电的轰击？只听得“哟”的一声，一条好汉就被警察摆平了。老陆躺在地上，浑身肌肉痉挛，手脚抽成团。

“啥人还敢上？！”

翻过筋斗的警察，掸着衣服上的尘土，又神气活现。

老虎灶里死水一潭。众茶客泥菩萨过河，一个个低头不语。没人再敢与警察作对。

灶娘被押走了。

警车远去后，一帮蔫头耷脑的茶客，才如从恶梦中醒来，争先恐后，夺门而出，谁也不愿在是非之地多呆一分一秒。连躺在店堂里的老陆，也被人忘记了。他慢慢地爬起身来，看了一眼盪盪狼藉的店堂，捋捋脑门上不多的几根软发。临出门，他还不忘拎起铜吊开水，浇灭炉膛内的火舌。

一早上拥挤的热闹和骇人的喧腾全像灶火似地熄灭，老虎灶立刻就清冷破败了。老陆小心地关上门，如关起一个秘密。他也走了。门外，浓重的晨雾，把地面润得湿漉。四下里依然静谧，城市还在瞧着最后一瞥。只有老陆皮鞋落地的

声响，显得不紧不慢，孤独而又苍凉。

晓风卷着浓雾滚滚而来，天地间的一切，都被它舔得模模糊糊。

二

出事的当天中午，灶娘的丈夫肖德龙回到了老虎灶。他乒乒乓乓地踢着那些碎壶烂盅，就像狠狠地踢着他的女人。德龙已经好几个月没在老虎灶露脸，这个家对他来说，已是隔夜的陈茶，壶里的茶垢了。

德龙身胚高大，五官也算整齐，还戴一副细架变色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当年，灶娘就是被他的斯文迷住，以为今后的生活会有一种老虎灶里没有的味道。灶娘是个精乖，不过再精乖的女人到了恋爱上也有犯糊涂的时候。相识几天，她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了德龙。她把德龙在她身上的满足当成了自己的满足。然而那种颠狂的满足很快就跌落下来，两个人都忽然觉得：没劲了。先前德龙看上灶娘，有一番自己的盘算：女人到处有，老虎灶却少有，有了店，何愁没有更好的女人？与其说他娶灶娘，不如说他“嫁”了老虎灶。结婚后，他就不想再去厂里做八小时的营生，今朝病假，明日事假，过起悠闲的日子来。银箱三天两头少钞票，他得手就去东游西荡搓麻将，在赌台上大显身手。一到晚上，高兴时拿灶娘寻寻乐子，烦心时便拿她出出恶气。有时，她拼命反抗，呼天呛地，结果反而火上浇油，愈发激起他的劲道，好像不呻不吟，反而没有了对手。

离婚是灶娘提出来的，德龙也不反对。他玩腻了。他本

来就不想在一个女人身上停留太多时间。麻将一副副不一样，世上那么多女人，想来也各有不同。于是，他振作精神打官司。他要求法院将老虎灶的钱与灶娘南北对开，因为那是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一刻灶娘看着他，方才认识这张斯文面具下藏着一颗毒辣的心。灶娘一做了明白人，德龙的痴心梦想就成了天方夜谭。老虎灶的银行帐户上，仅剩了两千元的流动资金，而且一笔笔都报得出来龙去脉。德龙不要说侵吞财产，就差没有去借债倒赔。区里法院判决后，德龙不服，上诉中级人民法院。眼看终审判决应该下来了，灶娘倒出了这档事。

德龙知道消息，连呼三声“天助我也！”忙带着锄头、撬杠、螺丝刀等工具，风风火火便赶回老虎灶来。他才不相信法庭调查呢，现在办案子的人，有几个是火眼金睛？能识得灶娘鬼心计的，非他德龙莫属。他断定灶娘有大把钱财藏在老虎灶里，否则，这女人不会那么目中无人。

德龙翻过所有箱柜抽屉，把店堂里倒得象只垃圾桶，还不见一张币子。于是就撬地板，木板被一条条地撕裂、翻起、像龇牙裂嘴的怪兽。

两眼贪婪得发亮，像垂涎欲滴的饿狗。嘴和鼻孔都派上了用场，吸着粗气，嗅东闻西，想闻出钞票的味道来。

这小阁楼没有辜负他的这番苦心，一只沙发爆然跃入他的眼帘。从前他见过灶娘把沙发翻来捣去，只晓得是放鞋，会不会是是……他横看竖看，这沙发给他看得怪异起来，如一只很不可疑的保险箱。他象决战似地走过去，掀开了底板。里头是一只只排列整齐的鞋盒子。他一咕噜地把盒盖挥走，“哇——”一只鞋盒里放着满满一盒定活两便的银票。

整整七万。这女人真是不同凡响！德龙为自己没有错看而得意。卷起银票的时候，他甚至生出一份幽默的情趣，他将鞋盒盖一一放回原处，把沙发翻回原样。还在上头坐了一下：味道好极了！下楼时，他踩着木扶梯打起节拍，跑音走调哼起歌来：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肖德龙，你到老虎灶来干什么？”

店堂里突然冒出个人来？德龙一惊，汗毛九十度直立。他生怕来人是警察，便贴在楼梯角，暗暗观察，一时不敢说话。店里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他看不清那人的面目。

“喂，出来吧，不偷不抢，怕什么？”那人又说话。

“你是……王又生？”德龙从扶梯暗处闪出来，顺手拉亮了灯。他没好气地又说：“来寻灶娘吧，找错地方了。”

“有你这种男人吗？自己老婆进去了，还幸灾乐祸！”又生愤愤不平地说。

“哼，我算她什么老公？只怕她早已经身在曹营心在汉罗！”德龙瞟着又生，故意再气他一回，“这叫老天有眼呵！”

“你！”又生果然语塞，说不出话来。

德龙便哈哈大笑。停停又宽大为怀地说：“老朋友，何必为一个女人耿耿于怀呢。”

又生厌恶地躲开他递上的香烟。

“不领情？还在生我的气？”德龙嘻皮笑脸地问：“好啦好啦，反正我跟她马上就了结了，你又有机会了嘛，第二次握手味道也不错，不过还要耐心等一段时间噢。有空的话，到牢监里去看看她，替我带个问候。”

说完，肖德龙就傲气十足地推门而去。

王又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这人去楼空的老虎灶里，又生百感交集。他蹲下身来，清理遍地的破壶碎盅，没有用扫帚，生怕扫漏过哪个完好的茶盅。他一片片地把碎片捡拢来，好像捡拢着碎片似的灶娘。

王又生与灶娘是师兄妹，一道跟着灶娘的阿爸学习茶艺。起初，师傅并不怎么喜欢又生。他显然缺少一张能说会道的茶博士的嘴巴，长得又有点小家败气。可是，他对茶道的悟性极好，不管生火看灶，还是封炉煮茶，一学就会，做起来像模像样。渐渐地师傅为自己晚年觅得高徒，喜在心上，笑在脸上，嘴上还常将“又生这小囡”嚼来嚼去。后来，师傅病故了。临死前，把徒弟叫到病榻前，气喘嘘嘘极吃力地说：“灶娘交给你……老虎灶也交给你了……。”

当时，王又生已经与灶娘很要好了。两人天天一起干活，一起吃饭，赚来的钱都合在一起用。按说，两人该上民政局领红派司结婚了。但是，又生却没有这么做。记得有一夜，是冬天，冷得冻手冻脚。老虎灶打烊后，他陪着灶娘坐在店堂里，焐着热烘烘的大灶头，看看电视，讲讲闲话，熬过那寒冷寂寞的长夜。

“师兄，你什么时候讨老婆？”

灶娘问得认真。又生脸上红了一阵。他早就想与她讨论这一终生大事，但一直难以启齿。这就是他小家败气之处。此刻，他终于鼓足勇气方才说出口，心却怦怦直跳。

“天天都想……不过，我家里没房子。”

又生嘴巴功夫就是不行。一开口，就在两人之间设下了一道障碍物。灶娘是个爽快人，听后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可不想再住老虎灶里的小阁楼。天热闷煞，天冷冻熬。没有一间象样的房子……”

又生再也坐不住了。她的直言，令他如雷击顶。他失望地走了，面色极其苍白可怕。

肖德龙与王又生是一条弄堂里的邻居。那条弄堂走进宽敞体面，前头几排房子高大正气，走到底处是一排歪七歪八的矮平房，是从前大弄堂洋房里人家的马廊。德龙家住在前面洋房里，又生家住在马廊里。灶娘常去又生家玩，进进出出，便认识了德龙。又生告诉灶娘，德龙从小就是臭咸蛋惹不得。那时候，灶娘哪里听得进，嘻嘻地笑着，“我喜欢吃臭咸蛋，怎么样？”

女人的口味就是这么怪，正正经经甜的咸的她们不稀罕，如是酸的辣的苦的臭的，她们就爱得不行。王又生是怎么也不相信德龙这种人会真心实意地喜爱灶娘的。灶娘和德龙结婚的消息传来后，他还傻乎乎地去问灶娘，“登记过吗？”

灶娘有点愤然地回答他，“登记了怎么样？不登记又怎么样？！”

又生无言。婚礼那天，他装得高兴去祝贺，还送了一份大礼。

可是，不出半年灶娘就逃回了老虎灶。那天她披头散发，面色铁青，进门来对谁都视而不见，径自走上了小阁楼。又生心里害怕，便上去探望。只见灶娘躺在小铁床上。久不住人的小阁楼散发着潮湿的气味，她滚着眼泪，与这隔年的气息融在一起。又生没有吭声。这时，德龙冲进店堂，本想拿灶娘问罪的，发现又生和她在阁楼上，便不问青红皂白，